

水穷云起聚首，且谣唐诗万千

——云水谣寨线下讨论札记

岁在丁酉，孟夏之末，天朗气清，云轻如絮。云水谣十八路好汉于小满之日拨冗相聚，会于邯郸，盘坐光草，畅谈三百年唐诗。有洲洲、金月、昊天、佳妮引经据典、主讲阔论，有明思、梦宇、雪婧、愉然、亚楠、夏萤、汪瑜援疑质理、畅所欲言，有玉全、潇潇、雪菲、李鑫、芴琳、可馨、一凡虚怀谨言、倾耳以请。众人盘膝围坐，共影羲和，直念西山。

破冰：乐莫乐兮新相知

诗词释名：

许明思：俱怀逸兴壮思飞，遇上青天揽明月。

杨梦宇：俯仰终宇宙，不梦复何如。

黄雪婧：不求舒妙婧之纤腰兮扬杂错之袿徽，但求得冰雪之灵气兮洁浊世之尘微

李洲：李白乘舟将欲行

史玉全：玉汝于成（全）

别具一格：

曾昊天：夏天的天，古人骂天，一个放在今朝会被吐槽的名字 哎

吴亚楠：谐音有巾帼不让须眉之意 呢

姚一凡：不一般，不平凡 吧

赵夏萤：不是在夏天出生，但是夏日“轻罗小扇扑流萤”的意境很美 呐

黄愉然：一直都是高高兴兴的样子 哟

李鑫：黄金是个好东西，多多益善 呀

李金月：出生的那晚月亮很美 啊

(句尾的感叹词.....不要打记录员)

焦可馨、杨芩琳、周潇、郭雪菲、汪渝、裘佳妮：就是查字典随便取得 (众人： 随便取还能这么好听)

讨论一：纲举目张论唐诗四时之风

主讲人：李洲

一、 唐诗发展分期：初盛中晚，创始于严羽，完成于高棅。

(一) 初唐 (618 - 712) : 初唐四杰、陈子昂、沈宋、杜审言等。

(二) 盛唐 (713 - 765) : 王孟、高岑、李杜等。

(三) 中唐 (766 - 824) : 大历才子、元白、韩孟、刘柳等。

(四) 晚唐 (825 - 907) : 小李杜、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罗隐等

初期诗风 “[摇荡绮情，饰句绘声](#)” ，

第二期 “[崇雅黜浮，气益雄厚](#)” ，

第三期 “[摛道真，涵咏圣涯](#)” ，

第四期 “[柔情缠绵，洪钟遗响](#)”

(1) 开元前 (618 - 713) 为承齐梁之古典作风时期；

(2) 开元至安史乱起 (713 - 755) 为浪漫文学隆盛时期；

(3) 安史之乱至长庆之际 (755 - 821) 为写实文学诞生时期；

(4) 长庆至大中末 (821 - 859) 为唯美文学发达时期；

(5) 咸通至唐末 (860 - 907) 为衰颓时期。

初唐诗歌

太宗贞观、高宗永徽年间（627—655），文学观念上反对“淫放”文风，主张文质并重（唐太宗、魏征）。创作上以宫廷诗（君臣唱和、上官体）为主。

唐初律诗的完成

《野望》王绩：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这首诗写作时间已难确定，今人多定为王绩晚年归隐东皋时所作。历来为选家所重，多以其为唐诗中最早的五言律诗。】

【简析】本诗是五言律诗，然首尾二联仍存古体质素古朴的气调。颇似陶渊明的田园诗风味。结构上分叙事 - 写景 - 言情三层，是后期五言律诗典型的章法，而又以“野望”意脉贯注全篇，浑融一体。这表明诗人已能以娴熟的技巧将古体自然转向近体律诗。后期诗人以近体写田园之意多取此法。

初唐四杰

“四杰”均才高位低，人生坎坷，在初唐诗坛上初现昂扬振拔气象，在情感内容及形式风格上开启了诗坛新风。

《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王勃：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别离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岐路，儿女共沾巾。因为太原王氏的关系，所以王勃在当时很有名。

《长安古意》卢照邻：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宝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向晚霞。百尺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

初唐七言歌行

卢、骆歌行诗风躁动激越，气势恢张。刘希夷歌行多沧桑之感；张若虚歌行则情思理致兼备，

格调清朗。

刘希夷《代悲白头吟》，是卢、骆狂风暴雨后宁静爽朗的黄昏。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是风雨后更为宁静爽朗的月夜。

《代悲白头吟》：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惜颜色，行逢落花长叹息。今年落花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春江花月夜》：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是霰。空中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第一章 李白与盛唐诗歌

“盛唐气象”之前奏——陈子昂、张九龄

陈子昂标举“汉魏风骨”，讲求“兴寄”，在创作理论和实践上均为诗坛盛唐气象奏响了序曲。

稍后的张九龄秉承“兴寄”观念，创作了《感遇》十二首，上应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下启李白《古风》五十九首。

王、孟与山水田园诗

六朝山水诗大体以陶、谢为代表，陶多田园诗，谢多山水诗；在写景笔调上或有自然与雕琢之分，然均有一定的理障（玄理）。王、孟山水田园诗，情感、理趣与自然景物水乳交融，充溢着生机和活力。

高适、岑参与边塞诗

严羽《沧浪诗话》云：“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胡应麟《诗薮》云：“高岑悲壮为宗，王孟闲适自得。”二人均有戎幕经历，擅长以古诗尤其是七言古诗写边塞题材，格调悲慨壮丽。但两人诗风同中也有差别。

“诗仙”李白（701—762）

青少年时期（705—724），博览群书，仗剑任侠。壮年追求功名（724—742）。中年供奉翰林（742—744）。离京后一度消沉，漫游梁宋齐鲁，与杜甫结识。晚年报国蒙冤与病故（755—762）。

杜甫与中唐诗歌

第一节 “诗圣”杜甫（712—770）

杜甫一生可分为四个时期：1、读书和游历时期（-746，35岁之前）：少年早慧，豪爽。2、长安求职（746-755，35-44岁）3、为官、陷贼（755-759，44-48岁）4、漂泊西南（759-770，48-59岁逝世）

性情学养及诗学主张

- 1、少时狂放高论，历经乱离，忠君忧国，本于儒家。
- 2、诗学主张：崇尚《风》《雅》，博采古今之长，严于字句声律锻炼。

大历、贞元间诗人

“安史之乱”过后，国家满目疮痍、四野萧条。在盛唐度过青春时光的大历、贞元（766—804）间的诗人，感受着时代的盛衰剧变，少数人心中尚不时迸发出一些济世激情，可视为盛唐余韵，

但大多数诗人内心充满了失落和痛苦。为了寻求心理慰藉，他们努力忘怀现实，在佛、道以及自然山水中寄托人生，诗作趋向于描写自然山水的恬静、幽远、清冷甚至荒寂，表现出内心深处对人生的感叹和惆怅。

刘长卿、顾况、韦应物、大历十才子，内容多是借自然山水表现内心感受，情调低沉伤感；艺术上追求精巧典雅、清丽秀美。

元和诗风

其一，孟郊哼着沙涩而带芒刺的五古，恶毒的咒骂世道人心，夹于其中的是卢同、刘叉的插科打诨和韩愈的洪亮的嗓音，向佛老挑衅。孟诗悲愤。其二，元白王张等用律动的乐府调子向社会去诉说他们各阶层中病态的小悲剧，其诗悲伤。其三，贾岛、姚合领着一群青年人在远远的、古老的禅房或小县署里为各自的出路，也为着癖好作一种阴暗情调的五言律诗。孟郊等人为便于发议论而作五古，白居易等人为讲故事而作乐府，而贾岛作五律则等于做功课。再者五律对拈拾景物来烘托一种情调是种标准形式。

韩愈、樊宗师、张籍、元稹、白居易、孟郊等

晚唐诗歌

晚唐社会进一步走向衰败，朝廷宦官操纵时局，藩镇对抗朝廷，官场党争不已，诗人精神上笼罩着失望、哀婉和无奈，把诗笔更多地投向了历史（咏史怀古）、自然和爱情。

杜牧诗学杜甫，然长于律、绝。风格俊爽圆纯，雄姿英发，后人评之如铜丸走坂，骏马注坡。

《秋夕》：萤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李商隐：诗风重深情绵邈，沉博绝丽，寄托深而措辞婉。寄慨身世与情调感伤，多用象征暗示，

情思意境朦胧，是其诗艺术风貌的显着特征。

疑问：李白与杜甫只差了 10 岁，为何李白是“秀口吐出半个盛唐”，而杜甫却被称为“中唐诗人”？

首先，杜甫在唐朝不被待见的原因。唐朝是一个崇尚浪漫的时代，杜甫的诗沉郁顿挫、精巧老实，因而杜甫不被赏识也是情有可原的，相反倒是到了宋朝，杜甫的诗因为以纪实为主，而被当作研究历史的文献资料而被推崇。

其次，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时候，再加上其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却与盛唐的繁华昌盛不相容，倒是与兵荒马乱的中唐更加契合，因此杜甫被称为“中唐诗人”也是无可厚非的。

讨论二：我们读悲情的诗歌时，我们在读什么？

——从唐诗说开来

主讲人：曾昊天

唐诗百味，其中不乏悲歌。在悲剧性的诗歌中，人生价值不是被肯定，而是被毁灭。悲剧性的诗歌给我们以巨大的痛感，然而时常却能激发出一种快感，这当作何解释？

以杜牧《秋夕》为例：“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一个秋夜，银白色的蜡烛发出微弱的光，给屏风上的图画添了几分暗淡而幽冷的色调。这时，一个孤单的宫女正用小扇扑打着飞来飞去的萤火虫。宫女久久地眺望着牵牛织女，夜深了还不想睡，天街如水，君情如冰。诗中的悲情意象含蓄蕴藉，耐人寻味，读罢令人感动。倘若一定要寻感动的缘由，粗略地可分为三种：

a) 反思型：由宫女的不幸联想到自己的生活，感觉自己是幸福的，应当珍惜当下；

b) 入戏型：诗歌写出了自己在某种情境下的状态，看到了镜子中的自己，很有共鸣；

c) 同情型：在人和人感情相通的情况下对宫女的深深的怜爱和同情。

对于反思型来说，本质上讲，这不属于感动。这是在看到了别人的不幸之后迸发出的一种庆幸，一种光荣感和优越感。而入戏型和同情型都是以某种方式走进了宫女的世界，从中得到了触动。入戏型和同情型在某种意义上是相通的，同情的基础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我们自身的经历，尽管我们可能没有当过宫女（应该是肯定没有），但是生命中的落寞、失意和孤独却一直伴随着我们的成长。

在冰冷的深宫中，宫女无事可做，只好以扑萤来消遣她那孤独的岁月。她用小扇扑打着流萤，似乎想驱赶包围着她的孤冷与索寞，但这又有什么用呢？天上的牵牛织女虽终年隔河相望，但心里总是充满着希望，充满着相会是甜蜜，而自己却孤零零身处凄凉的境地，没有希望，更没有寄托，只有孤苦伶仃，形影相吊。在这里，我们被刺痛了，我们体会到，没有温情和爱的生命是索然的，孤寂的。在生命中的温情和爱被彻底毁灭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关爱最本质的价值，我们由此最大程度地肯定了生命中的脉脉温情。

关于这首诗是否有悲剧意象的分歧？

当昊天学长问及我们是否有代入感的时候，有一些小伙伴表示《秋夕》读不出悲凉的情绪。

曾昊天：你可能无法体验宫女的生活，但是“天阶夜色凉如水”的“凉”和“坐看牵牛织女星”的孤

寂凄凉还是会有吧。

黄愉然：可是“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读起来多轻快美好呀，我觉得诗人并没有刻

意流露那种悲伤的情绪。

杨梦宇：然而一首诗的意境通常不是从头至尾毫无变化的呀，开头读则轻快美好，细品之后却

会发觉这种貌似悠然自得的夏夜生活难道不是为了摆脱孤寂无聊的短暂欢愉吗？

当人群散去，流萤飞走，得不到君主临行的宫女，还是只能独自一人坐在凉如水的宫阶上黯然神伤，最具讽刺的是，仰头看满天繁星，看到的却是牵牛织女星。

牵牛织女虽然咫尺万里，却心心相映；然而宫女自己虽与君主居住在一方天地，却不被临幸、不被牵挂、整日不得见，在这种比较落差下，孤寂凄凉或能更胜一筹。

这种求而不得的伤感我们在生活中多多少少会有的吧，譬如单相思？

赵夏莹：生活中确有单相思，只是这里的宫女不一定是全心全意仰慕于君王，渴望被君王

临幸呀，她可能只是觉得被拘束在宫殿内，没有自由，也无法去追寻牵牛织女那样美好的爱情。

李洲：文学理论——阅读作品的四个角度：世界 文本 读者 作者

所以我们在读《秋夕》的时候不一定要将自己代入宫女这个角色当中，可以只是单纯地欣赏它的词句。

吴亚楠：读诗不用刻意去探寻作者试图描绘什么样的意境。因为在不同的情景，你会读出不同意境。

许明思：读诗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

曾昊天：一首诗，可能有多种不同的意境，《秋夕》这首，我分析的也只是冰山一角。

（曾昊天）

再如杜甫的《旅夜书怀》：“细草微风岸，危檣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

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微风习习，江岸细草如丝，一只竖有高桅的小船，孤伶伶地行驶在江上。星星垂挂在远天，显出平野的辽阔；月光涌动在水面，大江在汹涌奔流。宇宙苍茫无穷，置身其间的细草、孤舟、诗人，该是何等的渺小！有点名声，哪里是因为我的文章好呢？但官职的确是因老且多病而不得不永远休止了……身世飘零，无论是身后之名，还是生前之功业，似乎都游离于自己。他曾经所骄傲的：诗是他热情的寄托，官是他报效君国，留名青史的凭借，而这一切似乎都正在从他的身边滑走，再也不能够再抓住什么，人生落拓，到处飘泊，就像那天地之间到处飘飞的一只沙鸥。

洲洲姐：杜甫的感受力非常强，原生家庭的影响。

杜甫早年父母双亡，又幼年体弱多病，姑母舍去了自己的儿子才将他养大。故而，他心中一直有对姑母的感激和愧疚。这样的经历，难免使得他早慧。但早慧的诗人很多，他们都没有成为杜甫。他出生在没落的书香门第，同其他子弟一样，平日的功课无非是写诗作赋，而身体的羸弱，使得户外剧烈运动成为负担，前人留下的厚厚的书册恐怕是他缠绵病榻时为数不多的消遣了。他能在写诗方面取得如此大的成就，除了天赋之外，还有在孤寂的书斋中积累下的雄厚功底。例如《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

(曾昊天)

读罢读者亦可能产生两种态度：一是觉得与其如此痛苦，尚且不如快活一身，如李白那般，及时行乐（杜甫一直追随李白的原因可能就是他特别向往李白的豁达却求而不得）。然而这并不符合诗歌的意象以及诗歌给人的巨大感动：诗人这个独立于天地之间的飘零、孤独形象，尽管忍受着身心的伤痛，却依旧是傲然的，不屈的，无悔的。倘若再给杜甫一次生命的机会，他或许依然会这样来过……生命的热情、理想、鲜活在诗歌中都被毁灭了，然而我们在诗人的风

骨中依然感受到：生命中的热情和理想是宝贵的，值得赞颂的！或者说，读者在它们的被毁灭中看到了它们的价值。

诗歌中的悲剧性是诗歌的审美意象之一。在悲剧性意象中，人类美好的东西不仅受到外部力量的威胁，并终究归于毁灭。悲剧感潜伏于我们的生命感受之中，我们在生活中免不了在为理想的追寻中无果，在为自由的斗争中受挫……凡此种种，皆为悲剧感的来源。读者对悲剧性诗歌作品的接受中，让我们“看到”人类为生命中美好事物的追寻，在生命中的美好事物被彻底撕裂时最深刻地意识到它们的价值，从而在自身价值处于完全的孤独和毁灭中还能够肯定它们的意义。

许明思：什么样的意象是悲剧意象？

杨梦宇：鲁迅说过，所谓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别人看。那么其实《秋夕》一诗我的确没有读出悲剧的意味。

曾昊天：诗词可能没有悲剧，有悲剧意象。而悲剧意象则要上升到一种哲学和美学的层面了。最悲的悲剧是命运的悲剧，譬如俄狄浦斯的宿命。

黄雪婧：所谓的意象通常不是固定的词语嘛，例如“柳”“长亭”等等，那么为什么这些词就会这样流传下来，变为后人惯用的意象呢？

曾昊天：你说的可能就是“意象的固化”吧。

（这里是另一个比较学术的话题，记录者便不多赘言了）

讨论三：同种情怀，别样诗思

较

唐自高祖、太宗至玄宗,国力强盛,边防稳固,经济繁荣。豪迈奔放、昂扬进取成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尤其是盛唐,经济繁荣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文学领域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唐诗在中国诗史上流光溢彩、空前繁荣,盛唐之诗则是唐诗发展之顶峰,而盛极一时的边塞诗则是构成盛唐诗歌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方面,在中国诗史上是前无古人。高适和岑参就是唐边塞诗的杰出代表。他们开拓了新的诗境,进行了新的艺术创造,为唐代诗歌的繁荣作出了贡献,因此,边塞诗派也被称为“高岑诗派”。高岑二人均在边胸怀家国天下,共有的爱国情怀之下其诗歌却也具有其不同的风格特点。

一、同种情怀

高岑二人的诗歌均是慷慨激昂豪放悲壮,以边塞之诗奏响盛唐之音。他们都热衷于功名进取,都曾穿梭于大漠深处,在广袤的战场上厮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高声狂笑肆意舞蹈,用他们的真性情、用富有魅力的妙笔写出了或悲壮或瑰丽的诗篇。二人共有的的边塞经历赋予了他们诗歌中独特的情怀底蕴,共同的经历与感受使高岑二人的诗歌中展现出同样的家国情怀。

1.为国守边、报国立功的理想抱负和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情怀

高适多次奔赴塞外,边塞生活经历丰富,胸怀报国之志,志向高远:“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长策须当用,男儿莫顾身”;“浅才登一命,孤剑通万里”;“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

岑参两次出塞,有“往来鞍马风尘间十余载,极征行离之情,城障塞堡,无不经行”的不平凡生活经历,身怀戍边立功的抱负,把自己的理想体现在横戈跃马驰骋疆场的军旅生活之中:“功名

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 “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 ; “功业须及时,立身有行藏。男儿感忠义,万里望越乡。”

由于理想和现实有矛盾和差距,他们也有怀才不遇的苦闷和感叹:“谁怜不得志,长剑独归来” ; “睹君济时略,使我气填膺。长策竟不用,高才徒见称” ; “早知安边计,未尽平生怀。”但他们并未因此放弃对理想和抱负的执着追求,他们仍然满怀信心:“寄言燕雀莫相忘,自有云霄万里高” ; “江山处处堪乘兴,杨柳青青那足悲” ,洋溢着雄健昂扬、热情奔放的乐观情绪。报国之情始终支配着他们的行为和创作,因此他们的边塞诗充满积极向上、催人奋进的精神。

2.歌颂边塞将士的英雄气概和强烈的家国情怀

这是高、岑边塞诗中最激动人心的主题。高适《塞下曲》描写了天宝十二年收复九曲的战斗中唐朝将士昂扬的士气和所向无敌的声威。在《燕歌行》中赞扬战士们“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的高尚爱国节操,以“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秉钺知恩重,临戎觉命轻”的诗句,对那些为保卫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甚至牺牲生命的士卒予以热情颂扬。

岑参的《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等诗,都是抒写这一主题的名篇,诗人以慷慨之情热情歌颂前线战士英勇战斗、抗击敌人的无畏精神,他在这些作品中着力描写边塞广漠“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的恶劣环境和奇险战况,描写将士们“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的艰苦生活,表现了将士们不畏狂风酷寒、连夜出兵抗敌的义举,以及唐军千旗万鼓、惊天动地的军威和压倒一切敌人的气势。

高岑二人的诗均歌颂将士们浴血战斗、死节不顾身的英雄气概,突出表现盛唐边塞将士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主题。

二、别样诗思

高岑二人诗歌中虽然同样展现出昂扬向上的家国情怀，但是由于二人出身与经历的不同，其边塞诗歌的风格却又迥然不同。

1.高诗悲,岑诗壮

严羽说：“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高木秉说：“开元、天宝间，则有……高适、岑参之悲壮。”胡应麟也说：“高、岑悲壮为宗。”本来“悲壮”是高适、岑参边塞诗的共同特征，但是，我们细品二人诗作，不难发现他们同中有异：高诗偏于“悲”，而岑诗偏于“壮”。

高适两次出塞，都不是从军，不能实现他杀敌立功的宏大抱负。加上他在边塞看到了边防士卒不畏牺牲，艰辛苦战，却由于将帅骄惰无能，终难使边境得到安定，深深地为国家感到担忧。因此，他常常象陈子昂那样，“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他的作品就更多地带有“悲”的色彩。首先，他悲壮志未酬。第一次出塞归来，他写道：“谁怜不得意，长剑独归来。”第二次，他仍是慨叹：“积雪与天迥，屯军连塞愁。谁知此行迈，不为觅封侯。”其次，他悲边尘未静：“忆昔霍将军，连年此征讨。匈奴终不灭，寒山徒草草。”“羌胡无尽日，征战几时归？”（《蓟门行五首》之三）第三，他悲战士苦辛：“北使经大寒，关山饶苦辛。边兵若刍狗，战骨成埃尘。行矣勿复言，归欤伤我神。”第四，他悲边将骄惰：“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高适诗中的“悲”，不是一味凄切，令人灰心丧气，萎靡不振，不可自拔，而是发人深思，令人感慨。我们从诗人的悲叹声中，可以看到他希冀建功立业的勃勃雄心、报效国家的热忱愿望、对边防士卒的同情关怀以及对无能将帅的满腔愤恨。他那首最有名的《燕歌行》，一方面慨叹军中苦乐不均，士卒久戍不还；另一方面又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广大士兵保卫边疆、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他的诗就是这样，哀而不伤，悲中有壮。

天宝八载，岑参第一次出塞，在高仙芝幕府任职。他感到“寂寞不得意”，边地的艰苦环境又使他觉得很不适应，这时他笔下的边塞是：“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晓笛引乡泪，

秋冰鸣马蹄。一身虏云外,万里胡天西。终日见征战,连年闻鼓鼙。故山在何处,昨日梦清溪。”孤独寂寞、思恋故乡的愁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他的诗中出现,他此时的作品罩上了一层凄凉的色彩,有着“悲”的一面。然而到了天宝十三载,岑参再度出塞,成了封常清的幕僚,受到器重。有了以身报国的机会,又经过首次出塞的磨炼,他已适应了边疆的生活,边疆火热的战斗生活、奇丽的风光景物吸引着诗人,创作于此时并代表他的边塞诗成就的大量作品,大都写得豪气横溢,充满乐观向上的昂扬气概。他写抱负,壮志满怀,“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他写边地风光,景色壮丽:“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他写军队生活,威武雄壮。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写了黄沙、大风、冰雪,却无萧索之感,只是令人感到战前的紧张气氛和出征将士的必胜信念,显得热气腾腾。岑诗之壮,可见一斑。

2.高诗主理,岑诗主景

高适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他器宏识深,“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同时“高适才高,颇有雄气”(元·吴师道《吴礼部诗话》)。他前两次出塞所到的蓟北,正是阴谋叛乱的安禄山的辖地,是危机四伏的唐帝国各种矛盾集中的焦点。他在边地的所见所闻,都是一些令人愤慨、忧虑的事情。作为一个“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的有志之士,他很自然地在诗中表达自己对时局的忧虑、看法,甚至向朝廷出谋献策。所以,他的诗喜欢夹叙夹议,直抒胸臆。《蓟门行》第一首,代一位头鬓已白、战功卓著却不获奖赏的老兵鸣不平。第二首指出了“戍卒厌糟糠,降胡饱衣食”的不合理现象,并抒发了诗人对此的感慨:“关亭试一望,吾欲涕沾臆”。《塞上》诗前六句叙事,后边全是作者的心声表露:“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惟昔李将军,按节出皇都。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倚剑欲谁语,关河空郁纡。”作者直接表示自己反对和亲的态度和抒发自己无法施展抱负的苦闷。他的代表作《燕歌行》,既有“战士军前半

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深刻揭露,又有“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的殷切期望。

殷王番说:“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确是抓住了高诗的特点。

岑参的生活道路与高适不同,他两次出塞都是到西北,这一带仍处于朝廷控制之下,社会矛盾不及蓟北尖锐,诗人看到的多是令人鼓舞振奋的情景。尤其是第二次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判官,这种地位妨碍了他对下级士卒痛苦的体察。因此,他虽然也有《送狄员外巡按西山军》、《北庭贻宗学士道别》这样对下级军士的痛苦直接表示同情之作,但他更喜欢去刻画边境绚丽多彩的风光和各种生活场景。他写边境的大风:“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风吹满地石乱走。”写大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写热海:“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即使是送别诗这类题材的作品,岑参也还是用大部分篇幅去描绘景物,送别的内容反而只有寥寥几笔。岑参把奇特的边塞风物作为诗歌的主要内容,而不仅仅让它作为陪衬的背景而存在。他的笔触几乎伸入到边塞生活的一切侧面,这是高适所不及的。胡震亨《唐音癸签》引吟元陈绎《诗谱》语说:“高适诗尚质主理,岑参诗尚巧主景”,是极有见地的。

3.岑诗迥拔,高诗浑实

杜确《岑嘉州诗集序》评岑诗说:“迥拔孤秀,出乎常情。”这种迥拔的诗风给人的印象首先是奇峭。一般诗的意象组合多为顺承,而岑诗不少却是突转。我们看他的《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岸边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雪遥旋灭”短短的几句诗把热海、鲤鱼、青草、白雪等难以共存之物组织在一个画面中,显得新奇绚丽,不同凡俗,给人以迥远挺拔之感。沈德潜说:“参诗能作奇语,尤长于边塞。”方东树在《昭昧詹言》卷十二评《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中说:“奇才奇气,风发泉涌。”他们的评论都指出了岑诗“奇”这个突出的特点。岑参不仅“奇”,而且“丽”,他以非凡的想象力把边疆的风光描绘得有声有色,缤纷斑斓。如“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

不翻”，那红旗与白雪的相互映衬给读者强烈深刻的印象。所以，胡应麟在《诗薮》中用“丽”“浓丽”来概括岑诗的特点。

与岑参的相反，高适的作品则显得浑厚质实，显示出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岑参写大军出征时是：“四边伐鼓雪浪涌，三军大呼阴山动。”用夸张的手法，写出士气高昂，军威逼人。而高适则是这样表现：“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在实实在在的叙述中让人感到军容的整肃。岑参的《胡歌》：“黑姓蕃王貂鼠裘，葡萄宫锦醉缠头。关西老将能苦战，七十行兵仍未休。”对边地藩王逸乐、汉将艰辛作了夸饰的对比。高适的《蓟门行》之三只是说：“戍卒厌糟糠，降胡饱衣食。”不加任何修饰而情意毕现。他的诗就是这样不尚雕凿文辞，显得古朴浑厚。所以，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说：“高常侍、岑嘉州两家诗，皆可亚匹杜陵。至岑超高实，则趣尚各有近焉。”

高岑二人在创作上各具特色，各有所长，别具诗思，但是在其边塞诗中一脉相承的爱国精神与昂扬的斗志却有着同样的家国情怀。二人边塞诗成就之高，同时代无人出其之右，实为杰出的边塞诗人。

杨梦宇：这样看来，岑参与高适就像李白与杜甫，一个浪漫潇洒，一个沉郁顿挫，一壮一悲，还有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也是因为学姐说到的“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岑参虽然未曾去过热海，却有足够的想象作出这样的好诗，这让我联想到李白的《蜀道难》，之前听高中老师说，李白虽是四川人，却从未走过蜀道，而看过《蜀道难》的读者都以为他确实走过那么一遭，瑰丽的想象与描写实在令人折服呐。

曾昊天：我认为李白还是走过蜀道的。其实就算是想象，也应该是建立在他所处的环境、所经历的事情的基础上的，绝不是空想、是幻想。

李金月：是的。岑参常年居于边塞，一定听人说起过热海这个地方，然而仅凭传言与想象作出这样的诗也非常人能及的。

许明思：听金月讲的内容中盛唐的边塞诗什么思乡、建功、风光...却没有对战争血流成河的反思？

李金月：我读盛唐边塞诗时确实看到过这类诗。盛唐的时候国力强盛，文人武将都满腔建功立业的豪情，不大会反思战争的必要性，而会觉得这是保家卫国，守护盛唐气象。盛唐时的人对当朝是比较有认同感的，而且胜仗很多，所以就算是想到将士的损失，也是敌人的损失更多。这大概就是盛唐气象下民族自豪感与认同感更强吧。

讨论四：侠骨酒香——论李白诗歌风格

主讲人：裘佳妮

盛世长安，有一人潇洒恣意，仗剑而来，长歌而去。

他曾自比大鹏，踌躇满志，野心勃勃，年少轻狂却并非孤直迂腐，为了满腔抱负而写下“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入京之时高吟“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洋洋得意，毫不掩饰。而渐渐扶摇而上的大鹏被酒色长安浇灭了一腔豪情，纵然是天纵奇才，但放浪不羁的性情使然，“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特才傲物使他浮浮沉沉，处处碰壁，最终黯然离去，愤而写下“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三分傲气，七分愤懑，抑郁难平而只能自欺欺人。最终乱世独酌，饮酒当歌，却难耐“举杯消愁愁更愁”，空有胸中抱负，却最终只得“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在潦倒窘迫中写下“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的哀歌。

李太白的一生，是一曲坎坷曲折的悲歌，亦是一个潇洒磊落的传奇，一根侠骨，满袖酒香。

一、侠骨

私以为李白是最具侠义的诗人，亦是最富诗情的侠士。

一首《侠客行》可谓是“侠”之一字的最高赞誉，壮志凌云，豪情万丈。“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短短四句，仿佛看到白衣侠客行侠仗义，仗剑江湖，从容的擦净剑锋上的血，衣袂翩翩如雪，然后还剑入鞘，拂衣而走，远离尘世。多么肆意潇洒，快意恩仇，读来让人也顿生豪气，如同一口饮尽一碗烈酒，酒入豪肠，点燃了满腔热血，于是潇洒的一抹嘴角，砸碗长啸，大叫再来一碗。而“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可谓是对“侠”的最高赞誉，让人不得不赞叹好一个英雄人物！

侠义狂傲，是“夫子红颜我少年，章台走马著金鞭”的少年风流，自谓“气岸遥凌豪士前”，率性高歌，豪气干云，少年人走马章台、献赋金宫、醉卧酒宴，这是何等得意！何等狂放！只需“笑尽一杯酒”，即可“杀人都市中”，又是何等从容豪气。侠气洒脱，即使“人生在世不称意”，也可“明朝散发弄扁舟”。一句“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多么让人喜爱的不加掩饰的傲气与豪情！再多的失意也难掩与生俱来的傲骨，纵使被流放夜郎，也说得出“我来自天上白玉京”的豪言壮语。而侠骨系天下苍生与己心，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纓。”这四句纯用白描，毫无雕琢之气，却沉郁顿挫，将现实的残酷血淋淋的撕开呈现在一字一句里，体现出侠者胸怀天下、忧国忧民的风骨气度。

二、酒香

酒是李诗的灵魂。李白的一生诗酒相伴，“一日须倾三百杯”，“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

纵然日日饮酒，而人不同、情境不同，酒亦不同。酒中的复杂情绪，有“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的其乐融融，有“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的狂放恣肆，有“醉来卧空山，天地即衾枕”的自在磊落，也有“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的感怀洒脱，有“对酒两不饮，停觞泪盈巾”的伤怀愁闷。

杜甫有诗言李白“长安市上酒家眠”。而李白所饮何酒？

有平和安逸之酒。“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的赏月饮酒之乐，以自然为友，且赊一夜月光滢漾，与洞庭山水同饮同乐；“风吹柳花满店香，胡姬压酒劝客尝”的盎然春意和旖旎江南，字里行间芬芳自然，花香暖人、酒香醉人；“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的直率恣意的情感，随心所欲，不拘俗礼，率然天真，信口而来。

有意气风发之酒。“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的少年意气，年少得意、踌躇满志，春风满面的初入京城，金銮殿上多少抱负等待施展；“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的喜悦难当，二入京城，意气未平，因而满心欢愉，饮酒以为乐。

有及时行乐之酒。“黄金白壁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的潇洒豪纵，浪迹纵酒，疏狂玩世，“万户侯何足道哉！”，功名利禄皆是身外之物，唯有饮酒作乐才是生活的精髓；“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的尽情一醉，纵情饮酒以销愤懑，全诗写壮志未酬之苦却无一字写愁，只有饮不尽的美酒与山水同醉。

有落寞不甘之酒。“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自斟独饮的落寞，胸怀济世之才而怀才不遇，只能借酒浇愁，独酌一壶寂寥；“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的悲哀与豪壮，怀才不遇之痛，满腔不平意气，苦于岁月蹉跎，于是“但愿长醉不愿醒”，饮尽三百杯疏狂豪气。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李白的一生侠骨豪肠、纵酒行乐，酒成就了诗名，诗铸就了侠骨。而这一根侠骨，两袖酒香，染遍了盛唐江山，铸造了一个流传千古的传奇。

收尾：相见情已深，未语可知心

诗词接龙游戏

头脑风暴

大脑短路：在光草上围坐一圈的小伙伴们，低头沉思，默默无语。来往行人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可能是这样的黑人问号脸：

冥想？邪教组织？

——

不，我们是山寨，嗯。